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九至三百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暠

張守珪　　楊瑒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判㝠事張鷟時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户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猥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黄紙爲廷玉禱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

死矣後十日内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滎滎書衞漢郴字曰衞多不成漢郴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衞州録事關重即唱漢州録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元暐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郴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録事焉出朝野僉載

張希望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廄下有一伏尸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信此事公勿言後月餘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適及階鬼引弓射中肩髆希望覺背痛以手撫之其日卒出志怪

鄭從簡

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寧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

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爲也掘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絶出朝野僉載

房穎叔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曉房果病兩日而卒所司奏仗下即除李迥秀爲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載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温麗緩歌閒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絶國紫綏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

牙杓綠罽花觶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
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録一女郎爲明府舉觴酹
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
夫得太山府糺成判官翅翅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
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揔嫁得地府司文
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
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翅翅時爲録事
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

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彼罰直縁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簮急說傳翠簮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下坐使說令翠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髪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

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臬臬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眄爲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

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嚔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録

相州刺史

唐王道堅爲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畢則失之後於州室梁間散得之籍皆中截爲短卷遂不用矣棄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卧於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朱希玉爲

刺史宅西院恒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
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閣乃下直吏以爲親姻家
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
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希玉命
開中院但見四週除掃甚潔帳幄圍匝施設餘然華筵
廣座餚饌窮極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
見之大驚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
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蔓荒涼二年而希玉卒出紀聞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元式任荆州富陽令取部内人吴實錢一百貫後詎以他事決殺之以滅口式帶别優并有上下考五選不得官以問湛白爲叔檢之經宿曰叔前任富陽令日合有負心事其案見在冥司判云殺人之罪身後科罰取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禄叔曰誠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載

狄仁傑

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傑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後無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千變萬化耳必理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

葬堂階西樹下體䰟爲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途不達以至於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還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出述異記

李暠

唐兵部尚書李暠時之正人也開元初有婦人詣暠容貌風流言語學識爲時第一暠不敢受㑹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婦人與之皎大㑹公卿婦人自云善相見張說

曰宰臣之相遂相諸公卿言無不中謂皎曰君雖有相
然不得壽終酒闌皎狎之於別室媚言遍至將及其私
公卿迭往窺覰時曷在座最後往視婦人於是吻然有
聲皎驚墮地取火照之見牀下有白骨當時議者以曷
貞正故鬼神懼焉出廣異記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
皆勁勇善鬬每探候深入頗以刼掠爲事西域胡僧者

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大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馱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踴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趂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禄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

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出廣異記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

端坐自若伍百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
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
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
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
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
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
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
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

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罪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

飲之皁裘右袒即名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

不然寔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

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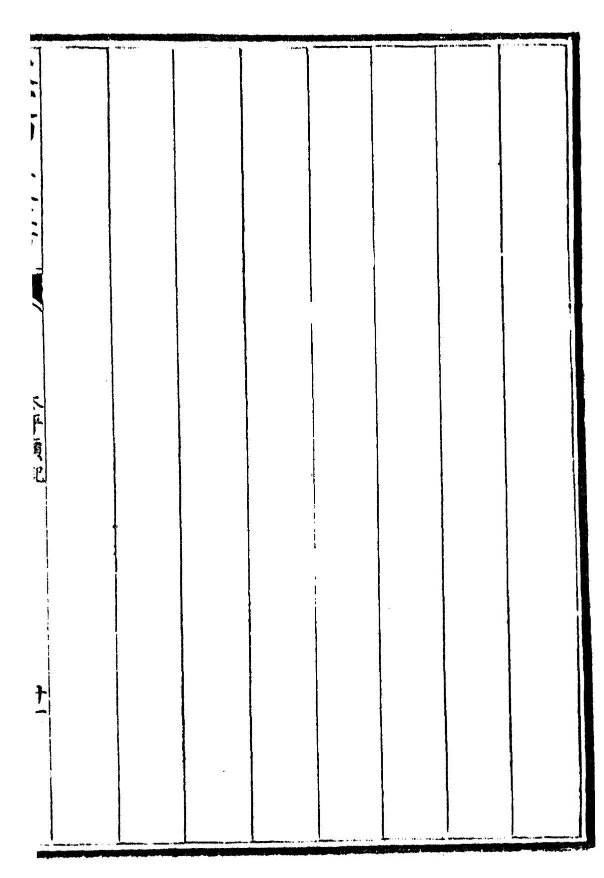
餤將罄而皁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

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

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令地

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

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
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
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
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
幹令指玉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録門相
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
往錫舍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牆中入遲迴聞哭
聲瑒遂獲免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五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於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閣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相奔者即前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態纏緜舉止閒婉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没近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

氣息君慎無横見驚傷也指其所瘞處而去劉至期甚
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
女顔色鮮發肢體温軟衣服粧梳無汙壞者舉置牀上
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
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
書不便出閤常使賫飲食詣閤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
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
在牀下乙與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

匿於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爲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則剋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出廣異記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

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於隂中置燭悉取藏内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偽冢乃於城中以輀車載空棺㑹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俟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

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盜拷掠即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出廣異記

郭知運

開元中凉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於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人往驛迎已喪既

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棺遂不復見

出廣異記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恒慟哭哀感傍鄰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亦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

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慼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玆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出廣異記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妬狠戾虐遇五子曰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

哭於其母墓前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生死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黄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出本事詩

韋氏女

洛陽韋氏有女殊色少孤與兄居鄰有崔氏子窺見悅

之厚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贈遺女亦素知崔有風調乃許之期於竹間紅亭之中忽有曳履聲疑崔將至遂前赴之乃見一人身長七尺張口哆唇目如電光直來擒女女奔走驚呌家人持火視之但見白骨委積血流滿地兄乃詰婢得實殺其婢而剪其竹也出驚聽録

崔尚

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既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

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則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爲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爾不見竟失其本出玄怪録

河湄人

開元六年有人泊舟於河湄者見岸邊枯骨因投食而與之俄聞空中媿謝之聲及詩曰我本邯鄲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出靈怪録

中官

有中官行宿於官坡館脫絳裳覆錦衣燈下寢忽見一童子捧一樽酒衝扉而入續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謂云崔常侍來何遲俄復有一人續至悽悽然有離别之意蓋崔常侍也及至舉酒賦詩聯句末即崔常侍之詞也中官將起四人相顧哀嘯而去如風雨之聲及視其户扃閉如舊但見酒樽及詩在中官異之旦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聯句歌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

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出靈怪録

王鑑

兖州王鑑性剛鷙無所憚畏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來會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襆而忽不見乃開襆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笑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話適所見皆無應者鑑視之向火之人半無頭

有頭者皆有面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遂大呌駡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並在何處令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撻奴奴云十日來一莊七人疾病相次死盡鑑問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聞郎君呼呌起尸來耳因忽顛仆即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别村而宿周歲發疾而卒出靈異集

李令問

李令問開元中爲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問好玩服

飲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爲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篤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開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奴私出遊至城門遥見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輩意欲馳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濠火車從水上過曾不漬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令問門中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

其子雖恐懼仍竊窺之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迴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三蹋闔聲如霆震經聲未絶火車移上堂階遥見堂中燈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櫺其聲如前令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擲於火車中羣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中餘口無敢起者使者呌呼方出云昨夜被驚至今戰懼未已令問尸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靈怪録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逾兩月餘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離居尚遠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即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

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
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於韜光
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
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
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
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
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
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

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瓮中密祈請轉咨日出後却覆如驚飈飛去而和衆亦還後不復見焉

出紀聞

僧儀光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

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誦經忽見有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為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揔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戸聲婦人惶遽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内則聞

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寔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内青衣驚曰亡者夜來尸忽横卧手有麵汙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出紀聞

尼員智

廣敬寺尼員智嘗與同侶於終南山中結舍夏夜月明下有哭而來者其聲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長八尺餘立於廬前聲不輟遂至夜半聲甚嗚咽涕淚横流尼等

執心正念不懼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紀聞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為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戍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劒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劒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為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劒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劒下馬引

諸子於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騁出上東門遥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六

薛矜

薛矜者開元中爲長安尉主知宫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日於東市市前見一坐車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銀鏤小合立於車側婦人使侍婢問價云此是長安薛少府物處分令車中若問便宜餉之婦人甚喜謝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左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衆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已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云待粧束矜覺火冷心竊疑怪

須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
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見畢當去心中恒誦千手
觀音呪至内見坐帳中以羅巾蒙首矜苦牽曳久之方
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聲如狗矜遂絶倒從者
至其室宇但見殯宫矜在其内絶無間隙遽推壁倒見
矜已死惟心上暖移就店將息經月餘方蘇矣出廣異記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

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毋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至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出廣異記

李光遠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爲旱書書就

暴卒卒後縣申州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云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曰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准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訖與百姓辭訣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賴焉出廣異記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鷙所遇無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脛很也自喜妻子不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既斂庭絶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名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皆至霸訶怒云君等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

來拜庭中祈禱霸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卒以五束絹
爲准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
故亦同衆人唯赦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爲
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入遺兩疋細馬馬復
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
涓滴乎又卒以五疋絹畢指令某官出車某出騎某吏
等修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便家人便引
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饗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及

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爲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夕竟失馬及明啓白霸云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藂林馬繫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弔慰朝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踖踧觀聽聚喧家人不

堪其煩霸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汝可設

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

我來矣命捲幃忽見霸頭大如甕眼赤睛突瞪視諸客

等客莫不顛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

我久居之所速殯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絶出廣異記

洛陽鬼兵

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

奔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

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於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濵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寳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出紀聞

道德里書生

唐東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遇貴人部從車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從後有貴主年二十餘丰

姿絶世與書生語不輟因而南去長夏門遂至龍門入一甲第華堂蘭室名書生賜珍饌因與寢夜過半書生覺見所臥處乃石窟前有一死婦人身正洪漲月光照之穢不可聞書生乃履危攀石僅能出焉曉至香山寺爲僧說之僧送還家數日而死出紀聞

安宜坊書生

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一人出頭呵問何輩答云我是鬼蹔欲相就因邀書

生出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而前行出坊至寺門鋪書生云寺觀見必不可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鼎門内鬼負書生從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傍一冢天窗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窗側俯見一婦人對病小兒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云兒今垂死何忍貪卧適有惡物掩火可强起明燈夫起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遂負出至天窗上兼負書生下

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須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煩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問之亦同也出廣異記

裴盛

董士元云義興尉裴盛晝寢忽爲鬼引形神隨去云奉一兒至兒家父母夾兒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揮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兒出牀扼兒喉有

聲父母驚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廣異記

楊溥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而導者未眠時向山林再拜呪曰土田公今夜寄眠願見護助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

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宥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卧氊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出紀聞

薛直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

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

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出記聞

劉洪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爲折衝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陽名

爲行軍洪隨之蔚因得給事楚玉楚玉悅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爲之楚玉以凶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玉遂以爲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笞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寛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

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
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爲人有罪配守此基基
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爲平之吾乃去
爲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
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爲人強直兼有才幹吾
甚重之將任汝以職今當辟汝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
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
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烏在虛

飛玄駒遂野依名令編户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夕陽低詩成而去近人乃屯屬役數日疾甚舁至范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二人密冷氣侵未幾乃卒方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皆黒遂以載棺名令編户籍蓋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

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告吏曰吾已爲輔
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從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
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言曰吾聞死
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
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
引其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言須
來在軍久絶書問今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未
畢洪即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

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鑑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唐晅

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軋之後隱居

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占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

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
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邱陽原歌薤
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
虛暄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
初遠漸近暄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
何惜一相見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
曰兒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媿
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

晅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須得一見顔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或起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唤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

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别雖冥寞無㩀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蹔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别有太極仙品總

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别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具别席飯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

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
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
今已長成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
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
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簾帷申繾綣宛如平生狀
惟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
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
異處皆有所録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

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没地不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撫然感懐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内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

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妨遂裂衣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奪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别晅修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

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黄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皃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顧自愛訖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見唐晅手記出通幽記

蕭正人

瑯邪太守許誡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簷

頭鬼忽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黒毛且長足履於地言者走匿内弟蕭正人沈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解衣帶束之甚急鬼舉脛至簷正人束之不得昇復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他出記聞

韋鎰

監察御史韋鎰自貶降量移虢州司户參軍鎰與守有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丘墓數百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死鎰妻亡七

日名寺僧齋鏹神傷喪志諸僧慰勉齋罷鏹送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見則若揖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爲平夷邱墓之禍焉出記聞

趙夏日

寧王文學趙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學卒官終後每處理家事如平生家内大小不敢爲非常於靈帳中言其聲甚厲第二子常見之率常在宅及三歲令其子傳語遍

別人因絕去出記聞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婭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簷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

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出紀聞

劉子貢

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熱卒明日乃蘇自

言被録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名二人出木枯其頭加釘鏁焉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縁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於雞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令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

鄰人季暐暐曰君爲傳語吾兒吾生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記聞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曾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為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為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

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謂禄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禄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禄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出劇談録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楊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相顧曰此人甚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即鄱陽曽孫乃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問之二子忽遽負擔而

去頼士必謂非神即仙䖏心向矚而已明年頼士北歸至於盱眙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云擒獲發冢盜六人登令名入束縛甚固旅之於庭頼士驚目二人云非仙即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左驗明著皆云發墓有年嘗開鄱陽公塜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鬚鬢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頼士相類無少差異昔舟中相遇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豈有他術哉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二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八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

見客問名曰我潁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殽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倏婢欵狎乃問曰郎君今為何官曰見為河公主簿慎勿説也俄聞外有呌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窻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烏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强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

之明旦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為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燋爛身衣敗絮蹲於榛棘中直前諸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為設薄酹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出廣異記

李廻秀

尚書李廻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廻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齎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閣棃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不懌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即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

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
固延升階叙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闍梨論及家事
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
絶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為寫
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即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
告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乃為設齋及寫經唯齋損獨
怒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
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出廣異記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為設雜菓客探取懐中犀靶小刀子將以割梨主人色變遂奄然而逝所見乃冢中物也客甚懼然亦以此刀自護且視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頗明見棺櫬已腐敗菓盤乃樹葉貯焉客匍匐得出問左右人無識此冢者出廣異記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

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内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況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汚其家大異之歸將

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出通幽記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含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

家人引之則聞屋内胥呌聲而殯宫中甚完不知從何
入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
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
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
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
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
見期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
月一日當其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

召胥一問爲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歛合葬於東郊出紀聞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内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

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覯汝措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荅適會田叟隣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為叟具以告隣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隣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老父家驚叫隣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却來何謂也隣舍子

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

出聞記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靚艷佚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艷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

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敎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項老婢出門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囂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厠所持古劒可以避惡厠畢取裹劒紙忽見劒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

因大號呌家人識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出廣異記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陬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怍卻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無

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紿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來又云女郎重君舊縁且將復至忽復如初可以慇懃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絶代陶深悦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名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云改之自爾留連半歳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

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過不得過者數日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鬼關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出廣異記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為憾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曾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路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令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

為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尚留殯宫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宫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為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為冥婚出廣異記

刁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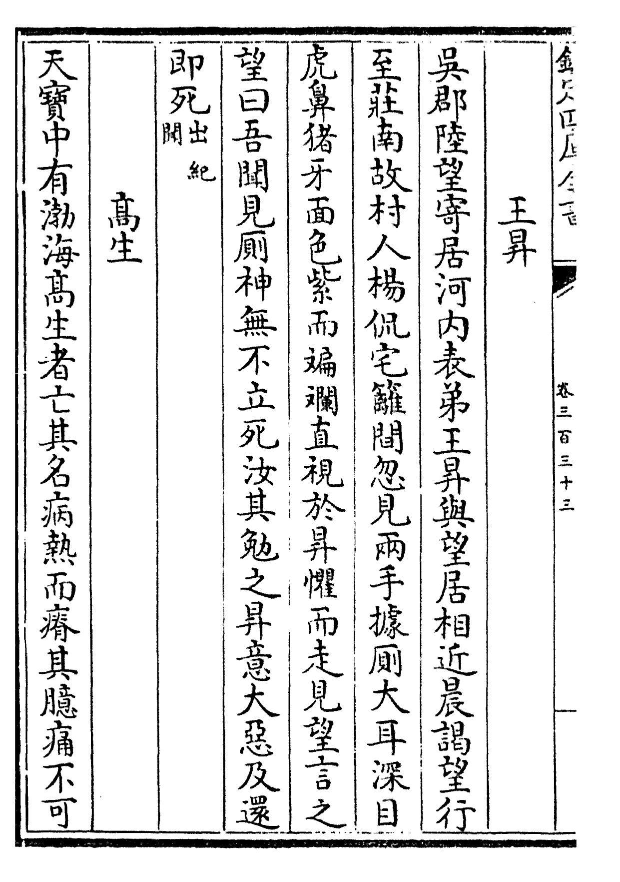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進初為玉門軍使有厠神形見

外厩形如大猪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内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厠神乃滅緬旬日遷伊州刺史又改左衛率右驍衛將軍右羽林將軍遂貴矣出紀聞

王無有

楚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妒無有疾將如厠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厠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

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盡與子鞋無有驚未及
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
遂盡之無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厠雖一
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覩之
無有坐厠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
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
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禄盡餘百日
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出紀聞



王昇

吳郡陸望寄居河內表弟王昇與望居相近晨謁望行至莊南故村人楊侃宅籬間忽見兩手據厠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編斕直視於昇懼而走見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厠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惡及還即死出紀聞

高生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

忽名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可以及於是煑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吐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間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九

楊準　王乙　韋栗

河間劉別駕　王玄之　鄭德楙

朱敖　裴虬　趙佐

岐州佐史

楊準

唐楊準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爾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户卑小婦人為準設食每一舉盡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準去之時閉房門屍卧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謂準曰汝為人子當應紹續奈何忽與鬼為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

鬼遂不至其後凖反初服選爲縣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摶之凖遇疾而卒出廣異記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遥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忻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綢繆事畢

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叙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閑坦而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去已應必死君若有情迴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宫二家為㝠婚焉出廣異記

韋栗

韋栗者天寳時為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至揚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栗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歳餘女死栗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艷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畀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留連色授神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

去至其所居須臾至鋪但得黄紙三貫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栗云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黄紙九貫置在櫬邊紮上檢少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歎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為女設齋出廣異記

河間劉别駕

河間劉别駕者常云世間無婦人何以適意後至西京通化門見車中婦人有美色心喜愛悦因隨至其舍在資聖寺後曲婦人留連數宵彼此兼暢劉侯不覺有異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猶肉不煖心竊怪之後一日將曙忽失婦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園中數重亂葉下因此遇痼病出廣異記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風彩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

西常日晚從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絶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向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製見者莫不歎賞之左右

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
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
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
乃復離去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
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為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
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
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得至何時曰日
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臨别女以金縷玉杯及玉環

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握手揮涕而别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顔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襲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見陳之兼示之玉杯與環皆捧之而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别左右皆感傷後念之遂恍惚成病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出廣異記

鄭德楙

滎陽鄭德楙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鄂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廹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髙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梅緑羅裙年可四

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脚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以比食畢命酒以銀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嚴粧訖乃

命引鄭郎出就外門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
美婢十人扶入恣為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
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
時鄭遂欣然其後遂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
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茵薦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
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來馬今在何許曰今已反矣如
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
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侍巾櫛然幽㝠理隔不

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適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塗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泣然鄭亦泣下乃大醼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𩊠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

中失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唯見大墳旁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朱敖

杭州别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緑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答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緑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泆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為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

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
敎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
谷神為設薯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
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晦昧
驟雨如瀉敎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榹林下旁抵巨壑久
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
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為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
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若異觀世音終其兩舞如半

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巻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耳出廣異記

裴虬

蘇州山人陸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騎戴顒宅也天寳末河東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說云初一人來云戴君見召虬問戴為誰人曰君知宋散騎常侍戴顒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見顒顒求以已女妻虬云先以結婚不當再娶顒曰人神殊道何苦

也虬言已適有禄位不合為君女壻久之言相徃來顒知虬不可屈乃釋之遂活也出廣異記

趙佐

趙佐者天寶末補國子四門生常寢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觀風樓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見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謁王謂佐曰君識我否佐辭不識王曰君聞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於我家側造諸宫殿每奏妓樂備極奢侈誠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樓以

覩樂因訪問人間事甚衆又問佐曰人間不久大亂宜自謀免難無久住京城也言訖使人送還出廣異記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甞因事至京停興道里忽見二人及一無頭人來云王令追巳佐史知其鬼因問君在地下並何職掌云是捉事佐史謂曰幸與諸君臭味頗同能相救否事了當奉萬張紙錢二人許諾期五日若不復來者即是事巳了其錢可至天門街燒之至五日不來吏乃燒

錢畢因移居崇仁里後京中事了西還岐州至杏樹店復逢二人問何所來頃於舊處相訪不是所處分事已得免勞致錢賤地所由已給永年優復牒訖非大期至更無疾病耳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四